

于建初文集

延边人民出版社

远处是斜阳

于建初 著

【吉】新登字 08 号

责任编辑：赵东寅
曾绍祥

远处是斜阳

于建初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市朝飞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延边发行所发行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4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599-827-2/1·262

印数：1—8050 册

定价：25.80 元

主要人物表

白琼——(女)28岁,原是某国家级歌舞剧院的歌舞
演员

易了——28岁,海关缉私队队长

石夫——30岁,走私团伙头目,绰号“鬼门关”

易可——40岁,椰风歌厅经理,易了之兄

郑萍——(女)27岁,椰风歌厅经理助理

魏点点——(女)20岁,走私团伙成员,绰号“鬼点子”

吴小凡——20多岁,海关缉私队队员

李林——20多岁,走私团伙成员,绰号“鬼神”

易大伯——易可与易了的父亲

黑仔——缉私队在走私团伙里的线报人

第一集

这是夜幕笼罩下的大海。一团团的云在月亮旁飞驰过去。海的手在狂舞——不是圆滑匀称的海浪渐次滚来，而是在遥远处，在闪烁不定的黯淡月光下，海面正在被撕裂、鞭笞、蹂躏……

椰岛——本剧故事发生的地点，就峭然耸立在海之中。这里那里的灯火撕开几处黑暗的幕幔，为我们勾勒出这个岛屿依稀的轮廓。

岛岸沿海公路上。

蓦地，两道车灯光柱疾速扫来。

车轮飞转。车厢里堆着印有洋文的货物箱。

这是一辆轻便的小型货车，此刻正处在逃窜状态中。驾驶室里，开车的是石夫。他有一张棱角分明的面孔，浓眉大眼，留着大分头，虽极力保持镇定，但依然满头大汗，眼光中透出焦灼。

他身边还挤着两个人。一个是打扮时髦的魏点点，此刻一张透出野性的脸上呈现着紧张。另一个是李林，他不

远处是斜阳

安地将头从车窗里探出来往后瞧着——

后面远处，可见可闻疾速扫来的车灯光，飞转的车轮和轰鸣的喇叭声。

这是一辆正在追赶小型货车的海关车辆，车身上的“海关……”等字样和驾驶室里两个人身穿的海关制服，表明了追赶者的身份。

开车人是易了，他的形象让人一看就感受到男子汉蓬勃的阳刚之气，此刻，他紧盯着前方的两眼炯炯有神。

在他身边的是吴小凡，手上拿着武器，眼中显出就要抓到猎物的激动和兴奋。

快速叠印：一前一后两辆车……

两辆车相继在前面转过弯头，消逝在夜幕之中。

夜色如海。

客轮上(夜)

不同等级的卧舱里，乘客大都已经入睡。

白琼从普通卧舱里走出来，踏上甲板，倚舷而立。海风拂动她后拽的长发，月光和灯光勾出她充盈丰满的身体和流畅动人的线条。

白琼把沉思的目光投向大海。

涌动的海水。

画外一个男人的声音：“离婚，我同意，小太阳你不能带走。”

画外白琼的声音：“你不配做小太阳的父亲，我才有资格抚育他。”

画外响起玻璃器皿的破碎声。

画外小太阳的喊声：“妈妈……”

波涛汹涌的大海。

画外小太阳的声音渐渐远逝。

不知什么时候，甲板上的另一处已立着一位中年男人，他叫易可，穿一套白色西装，正打量着白琼。

一个服务生托着个盘子走近易可，盘子里有一瓶酒，两只酒杯。他放下盘子，打开酒瓶，斟满两只酒杯，恭敬地：“先生，您要的酒来了。”

易可掏出张钞票当作小费递给服务生。

服务生：“谢谢先生。”欲离去。

白琼忙对服务生说：“请给我送一杯酒来。”

易可礼貌地：“如果小姐肯赏脸，请！”他端起一杯酒，朝服务生做了个手势。

服务生用托盘将另一杯酒送给白琼。

白琼因意外而迟疑，端庄的面孔上有成熟女人的温柔和处事的淡泊与宁静。

易可笑道：“不是说‘十世修来同船渡’么？‘烟酒不分家’嘛，晕船晕车只有酒能治，一口上头，二口定神……”

白琼：“谢谢！”伸手端杯就喝，显然急于平息某种心情，但呛得咳起嗽来，身子一晃，酒杯落下，摔成碎片。

服务生：“对不起，小姐，根据赔偿制度您应该支付人民币十二元整。”

白琼点点头从自己的小坤包内掏出钱包，但一只男人的手已抢先把两张十元的人民币丢在盘子里。这只男人的手的主人自然是易可。

易可：“不用找了，请再换只杯子来。”

服务生诺诺连声，又欲离去时，白琼却坚持叫住了服务生，掏出一张拾元，两张一元的钞票放进服务生的托盘里。

易可做了个耸肩、摊手的动作：无可奈何。

岛岸沿海的公路上(夜)

飞速逃窜的小型货车。

驾驶室里的石夫、魏点点、李林。

从反光镜里可以看到后面的追兵越来越近。

魏点点紧张得微微颤抖。

石夫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后面，那辆海关车辆的驾驶室里(夜)

吴小凡兴奋地：“队长，这次‘鬼门关’可真要被咱们赶进鬼门关了！”

易了没理睬他，两眼更紧地盯住前面。

前面小型货车沿路转过弯去，不见了。

小型货车驾驶室里(夜)

石夫咬牙道：“准备，我放慢速度，你们跳车！”

李林：“鬼哥，咱们有难同当！”

魏点点抢着说：“不，我不能丢下你……”

石夫一声怒吼：“少废话！你们他妈的以为我舍己救人？你们先跳了老子才能活命。”

客轮上(夜)

易可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白琼：“我是岛上‘椰风歌厅’的经理……”

白琼瞧着名片上的名字：“易可。”

同时，白琼念出声来：“易可。”

易可：“正是鄙人。小姐贵姓？”

白琼：“我叫白琼。我的一个同学邀我来岛上散散心。”

易可：“我的歌厅就缺一个像白小姐这样的主持人，如果白小姐肯屈尊下就，我敢担保白小姐红遍椰岛，指日

远处是斜阳

可待!”

白琼颇感兴趣地:“你敢肯定?”

易可自信地:“当然。我也是生意人,不同的是用艺术手段来达到商业效益的目的。”

白琼认真地听着。

易可继续:“白小姐,你的潜质和别的女孩不同,首先是你的形体。”

白琼:“谢谢恭维。”

易可:“如果包装你,投资不会很大,或者说,你不需要那种刻意的包装。你是哪个专业的?”

白琼不动声色。

易可理了理头发:“让我猜猜……唱歌、体操、舞蹈……对,你是舞蹈专业的,对不对?你不反对,说明我没有猜错……”

白琼:“易经理当真精通业务。”

岛岸沿海公路岔路口(夜)

公路沿山坡拐过急弯便是岔路口。

石夫已急打方向盘拐过急弯,放慢速度。

石夫命令地:“跳!快跳!”

李林还想说什么:“鬼哥……”

石夫恶狠狠地瞪他一眼。

李林一咬牙,推开车门,跳了出去。

石夫并不看魏点点，厉声说：“你还磨蹭什么？”
魏点点害怕地移向车门，但又停住：“鬼哥……”
石夫大吼：“你他妈的——”
魏点点吓得纵身跃了出去。

公路下面(夜)

李林趴在岩石后面。

魏点点急藏在障碍后面。

在他们头上的公路上，那辆海关车辆疾速驰过去。

海关车辆驾驶室里(夜)

易了和吴小凡都紧盯着前面的小型货车在急追……

海。一望无垠的大海。

在一连串清楚明致、爽朗有如流水的钢琴乐音中，汹涌的海浪在海天交口处徐徐托起一轮灿烂的朝阳。

碧波荡漾，汽笛长鸣。

碧波中一艘驶向海岛的客轮。

岛岩沿海公路尽头处(黎明)

前边已经无路可通，只是一片泛白的海滩，再远处则是碧蓝碧蓝的海和那象火焰般燃烧的天。在海天之间，有几只洁白的海鸥，轻轻地掠过浪尖，在朝霞的辉映下飞

远处是斜阳

旋。

石夫驾驶的小型货车不顾一切地冲上海滩，冲向大海……

椰岛码头处(日)

汽笛声中，可见整个海岛有如一块翡翠宝石，镶嵌在万顷碧波之中。

徐徐靠向码头的客轮。

白琼探头向四周张望。

甲板上，匆匆而过的乘客。易可走来，身后跟着个替他提行李的保镖。

易可会心一笑：“白小姐，我等你一周时间，机不可失呀！告辞了。”

白琼：“易经理……”

易可走出几步，站住了。

白琼：“你说的我有兴趣，什么时候面试？”

易可转身走了，伸出一个指头：“一周内随时可以来找我。”

白琼离开船舷向前走去。

岛岸沿海公路尽头处(日)

易了驾驶的海关车辆刹住。易了和吴小凡跳出驾驶室。

他跑过海滩，跑进海中，跑向小型货车驾驶室，手中端着枪，警惕地朝里面探视——

驾驶室绝对没有人影。

后面车厢上，吴小凡检查着货物箱，喜悦地：“队长，这次逮到的走私货可都是贵重物品呀，哈哈！”

易了恼怒地：“高兴个屁，又让‘鬼门关’溜了！”

椰岛码头处(日)

白琼离开舷梯走上码头。

熙熙攘攘的码头上停满了出租车和带遮阳棚的三轮摩托车。出售饮料、水果的小贩穿梭其间，叫卖声此起彼伏。

一穿无袖真丝红色衬衣的女人(郑萍)走出人群，朝白琼挥动着编织精致的太阳帽。

白琼一脸喜悦地朝郑萍走去。

郑萍：“琼姐。”

白琼：“郑萍。”

郑萍绕着白琼打量了一圈，惊讶地：“哎呀，没变，什

么都没变，你看你的样子，这脸蛋，这体形怎么一点都没变呀？”

一小贩挤过来：“两位小姐，要不要住店？”

郑萍不耐烦地挥挥手：“去！去！”对白琼：“你的行李呢？”

白琼提了提小坤包：“全在这里。”

郑萍略有意外地：“不是开玩笑吧？”随即又说：“也好，是下海打天下的样子。”突然又问：“你一个人？”

白琼：“我没说两个人来呀。”

郑萍拉着白琼走向一辆出租车：“船一到码头，我就一对一对地看，急死了，你这么漂亮的小姐怎么可能一个人出门呢？在海岛可没有单身女人，单身女人都是做那个生意的。”

白琼：“什么生意？”

郑萍又好气又好笑：“鸡呀！这还不懂。不过你不像，在船上有男人找你吧？”

白琼点点头：“倒真有一个。”

郑萍：“你看，我没说错吧。”

说话间她们已走近出租车门前，郑萍拉开车门，继续说着“现在的男人呀，有钱无钱都对女人打主意，女人也成了商品。”

出租车掉头，驶离码头。

炽热的阳光下，海岛市区高楼林立，车流如水。

干净，整洁的林荫道。

三三两两的行人。

出租车停下，通过挡风玻璃可见一推婴儿车的妇女从车前走过行人横道线。

出租车继续前行。

郑萍、白琼并肩坐在后排座位上。

郑萍：“就这样分手了？”

白琼点点头，嘴角浮上几缕苦苦的笑。

郑萍：“白马王子又去勾引别的女人了？”

沉默。

车窗外：椰树，店铺，酒楼向后掠去。

郑萍：“男人呀，没碰你以前总是甜言蜜语百依百顺，一上床就出名堂……你看看我，我自由自在不属哪个男人，省了许多烦恼，硬是熬不住了，我就……”

白琼侧头注视着窗外：“你现在不是一个人？”

郑萍：“我说过自由自在的嘛。”

白琼回头一副吃惊的样子：“你该不会去做那种生意吧？”

郑萍吃吃一笑：“琼姐，实话说，我还没资格领‘执照’呢。不过——做导游时偶尔也浪漫一次，还是很刺激的。”

白琼怜爱地推了郑萍一把：“郑萍，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有合适的带给琼姐看，也好帮你拿个主意。”

郑萍玩笑地：“琼姐，你别害我，你自己的主意都没拿准，还说我……”

她突然刹住话头。

白琼缓缓侧过头去，目光骤然黯淡下来。

郑萍：“琼姐，对不起。”

白琼摇摇头：“不怪你，你说得对。”

郑萍眼睛看一眼车窗外，突然地：“停车。”

出租车司机：“小姐，这里不准停车。”

郑萍泼辣地：“怎么不准停，我们马上回来。”

出租车停下。司机：“小姐，请快一些。”

白琼，郑萍从车内出来。

气势不凡的“琼海百货大厦”耸立在大街一侧，粗大的大理石圆柱组成的门楼走廊里拥挤着进进出出的顾客。

白琼、郑萍经走廊走进大厦玻璃大门内。

百货大厦内，白琼、郑萍随着人流绕过中央柜台，跨上自动电梯。

徐徐开动的自动电梯。

电梯一侧的水银镜墙反射出白琼、郑萍的身影。

郑萍：“琼姐，你也该包装一下。”

白琼、郑萍离开自动电梯。

时装部琳琅满目的各式时装。

白琼、郑萍从时装部那头走出。

郑萍随手取了件低胸背扣的连衣裙。

白琼接过放回原处，比划着告诉郑萍前胸开得太低了，稍后白琼自己取了件圆领长衫，郑萍则为她选购了一件白色的套装。

白琼、郑萍来到内衣柜时，两人手中已提了几个漂亮的纸袋。

柔和的灯光衬托出白琼打扮一新的动人身影。

两人经过一番争执，白琼最终同意郑萍为她选购的绣花纹胸衫。

白琼：“快走吧，司机还在等呢！”

郑萍：“他早走了。”

白琼：“为什么？”

郑萍：“因为这里不准停车，抓了最少也得罚五十，所以他只好自认倒霉了。”

白琼：“那他不是白送我们一趟？”

郑萍：“这叫风险。在海岛凡事都有风险。如果他还在外面没被抓，我们得付他暂停等客费二十元。”

远处是斜阳

白琼、郑萍的身影掠过水银镜墙。

上行电梯上几个男人侧头打量着白琼。

郑萍：“你看，就有了回头率吧。”

白琼嫣然一笑。

两人离开电梯，绕过大厅中央柜台，走向大厦玻璃大门。

通过来来往往的车流，可见白琼、郑萍走下大厦走廊台阶，她们红白相映格外醒目。

郑萍一招手，一辆出租车驶来停下，她和白琼坐进出租车内。

出租车驶去。

椰岛海岸僻静处（日）

石夫从海水里精疲力竭地挣扎着爬上来，显得挺狼狈。

他，一屁股坐下来喘息着，朝远方使劲唾了一口。

出租车转弯驶入一条宽敞的水泥路。

一块路牌赫然入目。

路牌，白纸蓝字：翠湖山庄。